

台灣閩南語方言調查的一些發現*

洪惟仁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約聘研究助理

台灣閩南語方言是閩南語的一種方言，如所周知，這種方言主要源自福建南部的泉州、漳州。一般認為台灣閩南語是漳、泉混合，所謂「不漳不泉」、「亦漳亦泉」，這樣的說法無非在強調其混合性。台灣閩南語確實未曾發現純漳或純泉的方言。至於混合之後的台灣方言，筆者依調查資料分為偏漳腔、偏泉腔，及漳泉成分平分秋色的混合腔，其地理分佈及方言間的互動關係已略見拙作〈台灣漢語方言的分佈及諸語言的競爭力分析〉（1989），敬請參考。

台灣閩南語主要源自福建，至於源自廣東的閩南語過去未曾發現，經過我們調查的結果，在桃園新屋鄉大牛欄發現了一個源自廣東惠州府陸豐縣的漳州腔方言島。

過去我們對福建閩南語的了解主要限於廈門腔，雖然董同龢先生發表《四個閩南方言》（1959）提供了寶貴的資料，但是有關泉州、漳州內部方言差的知識仍然相當有限。由於調查工作做得還不夠，台灣閩南語的傳承與發展無法確實了解。近年來討論閩南語內部方言的論文或調查報告已有幾篇發表，泉州、漳州內部方言的輪廓大致可以掌握了。參照早期的韻書、字典，和台灣閩南語比較，我們發現了一些台灣閩南語方言傳承與發展的脈絡。台灣閩南語方言的調查，使我們發現了一些特殊的語言現象，這些發現對於了解閩南語的歷史或台灣閩南語的發展有很大的價值，對於語言接觸所產生的語言變化及其互動關係，也提供了寶貴的研究資料。

本文分為二節，第一節介紹台灣閩南語方言調查中所發現的客家區內來自廣東省惠州府陸豐縣的一個漳州腔方言島——大牛欄方言；第二節介紹我們所發現的一些鮮為人知的語言現象。

一、大牛欄方言——一個客家語區內的陸豐漳州腔方言島

廣東省惠州府海豐、陸豐兩縣來台移民大部分是客家人，因此一般以為海豐、陸豐是客語分佈區，其實海陸豐的客家人只佔三成人口，其餘七成人口是閩南人。海陸豐緊鄰潮州，一般人以為海陸豐的閩南語屬潮州腔，其實海陸豐靠海的汕尾地區說的才是潮州腔，有八個聲調；北部及海陸豐以西的一大片地區，說的卻是漳州腔，有七個聲調。

陸豐的漳州腔在台灣有一個方言島，即桃園縣新屋鄉的大牛欄（tua¹¹ gu²² tiau¹²）。新屋鄉是一個海陸腔客語分布區。大牛欄是這個客語區內的方言島。客語區內極少有閩南語方言島，大牛欄方言島是我們調查中所發現的客語區內唯一的閩南語方言島。這個大牛欄方言島人口只有二千餘人，全部是葉姓。據發音人葉倫集先生（1923年生）所提供的葉氏族譜所載，葉姓祖籍惠州府陸豐縣寮仔前鄉（今屬汕尾市政區陸河縣），清乾隆三年（西元1738年）移民台灣桃園縣新屋鄉。

大牛欄方言在原鄉時已經是一個潮州話、客家話環抱的漳州方言島。我們還不知道惠州的漳州人移民惠州多久了，1988年調查當時葉姓遷台已二百五十一年。二百五十餘年來，其母系幾全為客家人，易言之，葉姓的閩南血統已被母系的客家血統稀釋得極其淡薄，可是比較閩南語區內的客家方言島幾全消失，大牛欄這個客家語區內的閩南語方言島卻仍然保存了一個特色鮮明的閩南語漳州腔方言而不墜，表現了客語區內的閩南語方言島非常的韌性。

大牛欄這個漳州方言由漳州遷居到一個客家話、潮州話環抱的陸豐縣；然後再遷居台灣，在一個客語區內建立了一個方言島達二百餘年之久，它為甚麼有那麼強的韌性？它的語言成分和閩南的漳州腔、桃園的漳州腔有甚麼不同？它跟潮州話、客家話接觸的歷史經驗受到了怎樣的影響？這不但是閩南語方言學的問題，也是社會語言學上有趣的個例。

有關大牛欄方言的詳細分析，請參見拙作〈大牛欄方言的形成——台灣客語區內的一個來自惠州的漳州方言島〉（1993），這裡只作簡要的介紹。

A. 語音

大牛欄方言有十五個「字頭」（聲母）、七個主聲調，和台灣優勢音沒有很大的區別，最大的區別在變化調和韻母。

大牛欄方言的主聲調本變調，和台灣優勢音差別不大，但閩南語方言無論是泉州、漳州、潮州，輕聲是一個重要的語音特色，而大牛欄方言只有極少數的輕

聲，大部份不讀輕聲。從數量上來說，以不輕讀為常例，輕讀極少，和客家話一樣，顯然是受到客家話影響的結果。

大牛欄方言的韻腹，有口元音五個、鼻元音四個、韻化鼻輔音二個，總共十一個：

a e i o u
ā ē ī ō
m n

和台灣優勢音比較起來，沒有ɔ：o的對立，是大牛欄方言的特色。漳州西部和潮州雖沒有ɔ：o對立，但有ou：o的對立。大牛欄既沒有ɔ又沒有ou，和客家話一樣，且o的音值也很像客家話，開口度較大。因此我們判斷是受到客家話的影響，把原鄉的ou變了o。

比較台灣優勢音，大牛欄的韻母系統比較特殊的有如下數端：

1. iŋ韻（《十五音》〈經〉字母）唸eŋ。
2. iü韻（《十五音》〈薑〉字母）唸iō。
3. ŋ韻（《十五音》〈禪〉字母）唸üi。
4. 有uam；uap韻。
5. o和ɔ混同為o。
6. 有oi；ōi韻。

上面1至3條可以說是典型的漳州音特色，桃園縣北部的閩南語雖屬於漳州腔，但〈經〉字母唸iŋ；〈薑〉字母唸iü；只有〈禪〉字母唸üi，和大牛欄相同。這三個特色，無疑是承自漳州原鄉。大牛欄保存了一些台灣漳州腔已經難得一聞的漳州腔特色。

大牛欄韻母特色第4條：uam和uap兩韻，調查資料中只出現在

1.1 犯法 huam¹¹ huap²

一詞。這個詞，潮州話、陸豐話和客家話都是唇音收尾：

	潮州	廣東陸豐(註1)	桃園海陸客
1.2 犯法	huam ¹¹ huap ²	huam ¹¹ huap ²	fam ²² fap ³

大牛欄和潮州、陸豐極為類似，應該是保存了惠州原鄉方言，而不是受到客家話影響的結果。

第6條：oi；ōi兩韻，在台灣的閩南語也是絕無僅有的，但在潮州話和客家話則是重要的韻母，到底大牛欄的這兩個韻母是受到客家話影響的結果，還是保存了原鄉方言呢？

潮州話有oi、ōi韻，但oi韻相當於漳州《十五音》的〈稽〉字母白讀，ōi韻相當於〈經〉字母白讀。大牛欄在這兩韻，同於漳州而異於潮州。由下文可知，大牛欄的oi、ōi和潮州話無關。

1.3	〈稽〉	大牛欄	南漳州	北漳州	潮州
	雞	ke	kei	ke	koi
	買	be	bei	be	boi
	地	te	tei	te	boi
	〈經〉				
	肩	keŋ	keŋ	kiŋ	kōi/kāi
	橫	teŋ	teŋ	tiŋ	tōi/tāi (硬)
	片	peŋ	peŋ	piŋ	pōi/pāi

但是大牛欄的oi韻和客家話是一致的，顯然是借自客語。如：

1.4		大牛欄	新屋海陸客話	桃園北部漳州話
	相賽	sio ²² soi ¹¹	sioŋ ³¹ soi ¹¹	sio ²² se ¹¹ (比賽)
	稅	soi ¹¹	soi ¹¹	sue ¹¹
	培	poi ²²	phoi ³³	pue ²²

這個韻的所屬字極少，並不是客家話唸oi的字都可歸入本韻。下面是客家話唸oi，而大牛欄仍唸閩南音的例子：

1.5		大牛欄	新屋海陸客話	桃園北部漳州話
	開	khui	khoi	khui
	來	lai	loi	lai
	菜	tshai	tshoi	tshai
	海	hai	hoi	hai
	愛	ai	oi	ai

另外，大牛欄把客家話不唸oi韻的字也唸oi韻了，這些可說是類推訛變：

- 1.6 油車粿 iu^{22} $tshia^{22}$ koi^{31} (油條)
 回潤 hoi^{22} lun^{11} (反潮)

客家話「粿」說「板」 pan^{12} ，「磨年糕」說「挨板」 $ai^{31} pan^{12}$ ，大牛欄說：磨粿 $bo^{11} kue^{31}$ （舊說法）／挨粿 $e^{22} kue^{31}$ （新說法）。「粿」唸 koi^{31} ，只用於「油車粿」一詞。至於「回」字，客語是唸 fui^{33} 。「回」另外又讀 hue^{12} 。

大牛欄唸oi的字都是漳州音，原本唸ue韻，即《十五音》歸〈檜〉字母的字，除了上述幾個特例以外，屬〈檜〉字母的字，大牛欄還是唸ue。如：

- 1.7 過 kue^{11} 揣（找） $tshue^{22}$ 課 $khue^{11}$
 回 hue^{12} 火 hue^{31} 飛 pue^{33}
 未 bue^{22} 郭 kue^{22} 畫 ue^{22}

大牛欄另外吸收了客家話的oi韻，但也一部份直接源自客家話，一部份加以類化，將客家話不讀oi韻的也唸oi韻了。以下是受客語影響而訛變的例子：

- | 1.8 | 大牛欄 | 新屋海陸客話 |
|-----|---------------------------|------------------------------|
| | 梅花 $mōi^{22}$ hue^{33} | 梅花 moi^{33} fa^{31} |
| | 小妹 sio^{33} $mōi^{22}$ | 老妹 lo^{22} moi^{11} (妹妹) |
| | 媒儂 $mōi^{22}$ $lang^{12}$ | 媒人 moi^{22} nin^{33} |
| | 糜 $mōi^{12}$ | 糜 moi^{33} (稀飯) |

上面的例子，全部是帶有m⁻聲母的字。m⁻聲母的鼻化成分延伸到韻母的元音，這是閩客語共同的現象。但客語元音的鼻化成分沒有辨義作用，而鼻音成分在閩南語則是一個重要的辨義徵性。因此，oi和oi是兩個不同的韻母。

以下是客家話不唸oi而大牛欄唸oi的例子：

- | 1.9 | 大牛欄 | 新屋海陸客話 |
|-----|----------------------------|-----------------------------------|
| | 菜桿 $tshai^{31}$ $kōi^{31}$ | 菜梗 $tshoi^{33}$ $kuaj^{12}$ (菜葉莖) |
| | 芋桿 o^{11} $kōi^{31}$ | 芋梗 vu^{33} $kuaj^{12}$ (芋莖) |
| | 樹桿 $tshiu^{11}$ $kōi^{31}$ | 樹身 fu^{22} jin^{31} (樹幹) |
| | 關門 $kōi^{22}$ $mūi^{12}$ | 關門 $kuan^{31}$ mun^{33} |
| | 橫 $hōi^{12}$ | 橫 $vang^{33}$ |

爲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呢？大牛欄的 oi 韻大體相當於《十五音》的〈糜〉韻，〈糜〉韻的漳州音多半唸 uē ，有些方言唸 uāi ，而「關」、「橫」等字，《十五音》歸入「官」韻，唸 uā 。依我們所知的泉州音、漳州音及潮州音，上面兩類字有下面幾種不同的方言變讀：

1.10	〈糜〉糜妹	〈官〉橫關	依據
泉州	ə	uī	《彙音妙悟》
漳州	uē	uā	《十五音》
潮州	uē	uē	《正潮兩音字集》
台灣	$\text{uāi}/\text{uē}$	uāi	筆者調查

以上所舉，不過是據我們所知的文獻資料或筆者所調查的方言資料，但現代方言異讀更多，異讀分佈更加複雜。比如〈官〉韻「橫」唸 huē 、「關」唸 kuē 的，依周長楫（1986），則有漳浦、詔安、漳平。漳平在漳州北部，漳浦、詔安在漳州南部。亦即由漳浦以南至潮州的大部份地區，〈糜〉及〈官〉的「橫」、「關」等字都唸 uē 。因此我們判斷大牛欄方言的 oi 韻原本唸 uē ，因爲雙唇鼻音的 muē 受客家話影響變 mōi ，於是進一步將所有 uē 韻都類化爲 oi 。上述 ue 變 oi 也是同樣的道理，只是不像 $\text{uē} \rightarrow \text{oi}$ 那樣做了徹底的變化，可以說正處在變化的初期。而音變的原因明顯可證，同樣是受到客家話的影響。像這種因受客語影響所產生的「類推訛變」，可以歸納出如下的規律：

R1 $\text{ue} \rightarrow \text{ue}/\text{oi}$

R2 $\text{uē} \rightarrow \text{oi}$

B. 詞彙

大牛欄的詞彙和台灣漳州腔大體相近，但有許多差異。差異的部分，少數可以證明爲原鄉底層，大多數是受到客家話的影響。如比【值 ti^7 】這個詞素，台灣已經很少用，但在大牛欄卻是一個相當常用的詞素，如下面的詞或合音詞：

- 1.11 何方：值一月 $\text{ti}^{11}/\text{ta}^{33} \text{ tsit}^1 \text{ peng}^{12}$
 何處：值角位 $\text{tia}^{33}/\text{tia}^{33} \text{ ui}^{22}$
 何人：值儂 tiag^{12}
 何時：值當時 $\text{tiag}^{22} \text{ si}^{12}$

大牛欄的詞彙基本上還是閩南語，但是卻摻入了大量的客語借詞。台灣的閩南語極少客語借詞；相反的，客家話之中卻有大量的閩南語借詞，顯示了閩南語的優勢競爭力。但是做為客家語區內的方言島，大牛欄方言對所處的海陸腔客語而言卻是弱勢語言，它吸收了大量客語詞彙是非常自然的。以下所舉，是大牛欄和桃園北部漳州話不同而顯然借自客家話的詞彙：

1.12	大牛欄	新屋海陸客話	桃園北部漳州話
	進來：落來 lo ³¹ lai ¹²	落來 lok ² loi ³³	入來 zip ²² · lai ¹¹
	進去：落去 lo ³¹ khi ¹¹	落去 lok ² hi ¹¹	入去 zip ²² · khi ¹¹
	狗窩：狗藪 kau ³³ tau ¹¹	狗藪 keu ²² teu ¹¹	狗岫 kau ³³ siu ²²
	討厭：惱 nāu ³¹	惱 nau ³¹	討厭 tho ³³ ia ¹¹
	癢：害 hai ¹²	害 hoi ³³	癢 tsiū ²²
	鴨蛋：鴨春 a ³¹ tshun ³³	鴨春 ap ² tʃhun ³¹	鴨卵 a ³¹ nūi ²²
	壁虎：狗母蛇 kau ³³ bo ³³ tsua ¹²	狗母蛇 keu ²² ma ³³ ʃa ³³	善翁仔 sen ¹¹ an ²² a ³¹
	丟：tip ³	tep ²	搵 tim ¹¹
	女兒：妹仔 mōi ³³ a ³¹	妹仔 moi ¹¹ ə ³³	查某囡 tʃa ²² bo ³³ kiā ³¹
	女孩：細妹仔 se ³¹ mōi ³³ a ³¹	細妹仔 se ¹¹ moi ¹¹ ə ³³	查某囡仔 tʃa ²² bo ³³ gin ³³ a ³¹
	酒瓶：酒罐仔 tsiu ³³ kuan ³³ a ³¹	酒罐仔 tsiu ²² kon ¹¹ ə ³³	酒斫仔 tsiu ³³ kan ²² a ³¹
	電線桿：電火墩 tien ¹¹ hue ³³ tun ³¹	電火墩 thien ²² fo ²² tun ¹²	電火柱 ten ¹¹ hue ³³ thiau ²²
	處女：儂家女 lag ²² ke ²² li ³¹	人家女 nin ³³ ka ³¹ ŋ ¹²	在室女 tsai ¹¹ tsit ³ li ³¹

以上不過略舉數端，客語詞彙滲透到大牛欄的詞彙，可說已到了無所不在的程度。任何詞類，即使是基本詞彙，都大量的被吸收到大牛欄方言裡，甚至是虛詞。如：

1.13	大牛欄	新屋海陸客話	桃園北部漳州話
	遇到：拄到 tu ³¹ to ¹¹	拄到 tu ²² to ¹¹	拄·著 tu ³¹ · tio ¹¹

表「接觸到」的助動詞，閩南語用「著」，客語用「到」，是各自的特色；而大牛欄吸收了客語，可見得客語詞彙滲透大牛欄方言之深刻。

C. 語法

大牛欄方言的語法，基本上也是閩南語的，但其中也摻入了一些客語語法成份。下面這個句子的語序明顯的是受到客語的影響：

1.14 〈放在這兒〉（祈使句）

大牛欄：帶遮下 tua³¹ tsia³³ he²²

新屋海陸客話：在遮放 tshoi³¹ lia¹² piog¹¹

桃園北部漳州話：下帶遮 he¹¹ tua³¹ tsia³³

閩南語的方向詞，做爲動詞的目的地用時，(a)動詞一定要放在〔前置詞＋方向詞〕的前面；如放在後面，便是不合法的句子。(b)只有做爲動詞動作的場所時，動詞才可放在後面。如：

1.15 a. 下（放）＋帶（在）＋遮（這兒）

*b. 帶（在）＋遮（這兒）＋下（放）

c. 帶（在）＋遮（這兒）＋坐

大牛欄方言a、b、c三句都算合語法，顯然b是受到客家語法的影響了。

大牛欄方言從漳州流浪到惠州，在那兒建立了一個被潮州話和客家話環抱的漳州方言島，它在語言上吸收了潮州話和客家話的語言成份是理所當然的事。大牛欄葉姓移台二百五十餘年，在新屋海陸客語區內建立了一個小小的漳州腔閩南語方言島，長期和客家話接觸的結果，大牛欄方言吸收了大量的客家語言成份也是理所當然的事。令人意外的是這個方言歷經數百年的流浪，吸收了大量的外來詞彙，甚至改變了一些語音、或語法結構，卻仍然保存了鮮明的南部漳州腔閩南語的特色。那樣的漳州腔在台灣，尤其是北台灣，是相當特殊的。

到底這個方言何以有那樣的韌性呢？這是一個社會語言學上饒富興味的問題。據發音人說，葉姓的家規，凡客家媳婦入門必得學習閩南話，並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且教導子女閩南語，這可以說是大牛欄閩南語方言島所以存續至今的主觀因素。可是客家人也有同樣的家規，閩南語區內的客家方言島卻消失殆盡，證

明家規不是方言島保存的萬靈丹。大牛欄方言的強韌生命力，應歸因於台灣語言生態中閩南語的強大競爭力。大牛欄的閩南語在新屋鄉的客語區內雖是弱勢語言，但閩南語在台灣却是強勢語言。閩南語在台灣極為通行，大牛欄的閩南語口音雖重，並不比鹿港之泉州腔難懂，和區外的閩南語溝通完全沒有困難。大牛欄方言仍是一個非常有用的溝通工具，大牛欄人沒有放棄母語的必要。

二、一些特殊的語言現象

一般認為台灣閩南語既源自閩南，台灣閩南語的語言現象應該都存在於福建，因此如果我們採取一種蒐奇的心理來評價方言調查，可能主觀的認為台灣閩南語沒有調查的價值。這樣的成見是值得商榷的，第一、即使台灣閩南語的語言現象沒有異於閩南原鄉之處，閩南語方言在台灣的分佈及其在台灣的發展，非經調查不可能想像得知；第二、如一般語言學者所熟知的，原鄉地區的語言變化有時比移民地區更大，有時原鄉已經喪失的語言現象，卻在移民地區完好保存，或者在原鄉地區已經罕見的某些語言現象，在移民地區卻非常普遍。

以下我們所要介紹的，是一些就我們所掌握的福建閩南方言文獻與我們所調查的台灣閩南語方言資料比較可以確定的明顯差異，而為一般學者鮮少了解的台灣特殊語言現象。至於雖異於原鄉而為一般學者熟知的語言現象，如台灣摻入大量源自日語的詞彙及少量的英語、荷蘭語詞彙，即不在介紹之列。又所謂「特殊的語言現象」，只是相對於文獻所載而為學界所知的語言現象，亦即文獻所不載而鮮為學界所知的語言現象之謂。這並不一定說這些語言現象為台灣所獨有，而為福建閩南語所無。

A. 古泉州音——雙元音-æe

台灣的泉州腔方言相當複雜，大約泉州府晉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五縣方言都可以找到它們的遺音。這些「遺音」雖源自泉州，但有些音在泉州原鄉已經變化，可是在台灣卻相當普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個音是雙元音-æe及其入聲-æeʔ。根據我們的調查，出現這些資料的地區大部份都自稱祖籍來自安溪，部份來自南安：

2.1	雞	初	做	狹	夾	節	
	汐止	kæe	tshæe	tsæe	æeʔ	gueʔ	tsæeʔ
	坪林	kæe	tshæe	tsæe	æeʔ	gæeʔ	tsæeʔ

三峽	kæ	tshæ	tso	æe?	gæ?	tsæe?
林口	kæ	tshæ	tsæe	æe?	gæ?	tsæe?
溪湖	kæ	tshue	tsue	æe?	gæ?	tsue?
芬園	kæ	tshæ	tso	æe?	gæ?	tsæe?
褒忠	kæ	tshæ	tsæe	æe?	gæ?	tsæe?

以上這些字例全部見於《彙音妙悟》(1800)的〈雞〉韻，《彙音妙悟》的〈雞〉韻和〈杯〉韻是分別立韻的，〈杯〉韻字在台灣偏泉腔全部唸-ue，如「瓜」kue、「花」hue、「杯」pue、「買」bue……，反映了《彙音妙悟》的區別。在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廈英大辭典》(1875)和小川尚義《臺日大辭典》(1931~32)兩本辭典所記的泉州音是〈雞〉韻唸-æe；〈杯〉韻唸-ue。拙著《彙音妙悟的音讀——二百年前的泉州音系》(1990)，即是根據上述文獻記錄及上列台灣泉州音的調查資料，擬為〈雞〉韻唸*-æe；〈杯〉韻唸*-ue。不過依據周長楫(1986)的記錄，整個泉州地區〈雞〉韻都已變-ue，和〈杯〉韻混同了。由此可見台灣雖是移民區，卻保存了一些原鄉方言已經消失的古音。正如南方漢語保存了中原古音是一樣的道理。

-æe和-æe?韻母的存在不僅因保存泉州古音，對考證泉州古音具有提供實證的價值，即在共時音韻學上也算是一個較特殊的韻母。因為在我們所知的閩南語方言，沒有具兩個主要元音的韻母的，如果認為-e是韻尾的話，那麼這個-e韻尾也是很奇特的，唯一較好的解釋，只有將[-æe]歸為/-əi/音位了。

有關〈雞〉韻的分析及歷史發展，已見拙著《廈門音與漳州音開合口對調(flip-flop)的歷史原因》(1993)，讀者可參看。

B. 前後變調

閩南語是一個聲調複雜的語言，不但本調有七、八個之多，大部分的方言，每個調類都各有其「連字調」(即俗所謂「變調」)，即兩個字以上的複合詞，末字重讀本調，其前字次重讀變調，但也有前後皆不變調的；另外一種情形是「輕聲詞」，輕聲詞的聲調規則是接在輕聲詞之前的詞幹末字唸重讀本調，「輕聲詞」本身輕讀。輕聲有兩種：固定調輕聲、隨前變調輕聲。「固定調輕聲」之調值固定，有許多種不同的調子；「隨前變調輕聲」的調值，隨輕聲詞前字的調尾調值變化其調值。(註2)

一般所知，台灣閩南語複合詞的輕重讀和調值的組合配對，有如下五種基本類型：

2.2	次重讀	重讀	輕讀	例詞	意義
T1	本調+	本調		地動 te ²² taŋ ²²	地震
T2	變調+	本調		金馬 kim ²² ma ³¹	金門馬祖
T3		變調+	本調	金仔 kim ²² a ³¹	金子
T4		本調+	固定調	出·去 tshut ² khi ¹¹	出去
T5		本調+	隨前變調	真=个 tsin ³³ =e ³³	真的

從上面五種類型看來，沒有[變調+變調]的類型'。不過，這是就其整體的聲調規則來說的，個別的語音環境也可以產生特殊的聲調變化，因而在基本類型之中，產生了個別的[變調+變調]情形。

組成複合詞的前後兩個詞素，分別產生了調值變化，本文謂之「前後變調」。在這裡所謂的「變調」，涵蓋了主聲調的連字調和其他的變化調而言。台灣閩南語的「前後變調」，是一種不太受到學界注意的現象。以下我們分兩段來介紹，首先介紹台灣普遍的現象——[陽平+「个」輕聲]的複合詞；其次介紹部分方言的特殊現象——「仔」複合詞。前一種現象，在拙著《台灣河佬語聲調研究》已經介紹過；爲了和後一種現象做比較，這裡簡單做了一些介紹和分析。

1.[陽平+「个」輕聲]的複合詞

依第5類的聲調規則，接隨前變調輕聲詞尾的詞幹末字應讀本調。以接「个」(的)輕聲詞尾的複合詞爲例，其聲調配對應當是這樣的：

2.3	新	sin ³³ +个	e ¹²	新=个	sin ³³ =e ³³
	舊	ku ²² +个	e ¹²	舊=个	ku ²² =e ²²
	印	in ¹¹ +个	e ¹²	印=个	in ¹¹ =e ¹¹
	紅	aj ¹² +个	e ¹²	*紅=个	aj ¹² =e ²²

但上面「紅=个」之類*[12=22]配對，實際都讀爲[11=22]，即「紅」字的聲調變了。[11=22]可以很容易用內部構擬法構擬出他的原形爲*[12=22]，因「異化作用」變[11=22]。即：

2.4	紅=个	aj ¹¹ =e ²²	←*	aj ¹² =e ²²
	黃=个	ɣ ¹¹ =e ²²	←*	ɣ ¹² =e ²²

這樣，經過(1)「个」輕聲調高的「前向同化」；(2)「个」輕聲前字調的「後向異化」，造成了「个」輕聲複合詞前後字全部變調的情形。只是這種情形，僅限於前字爲陽平調的例子。

2. 「仔」複合詞的「翹翹板現象」

T3類聲調和T2類一樣都是〔變調＋本調〕，唯一的區別是輕重音的分配不同。這是基本類型，但是台灣優勢腔（指台灣閩南語的一般趨勢）的「仔」複合詞的詞幹末字變調規則，在主聲調原變調規則之外，另有附加規則：

Ra. 原變調爲升、降調者，再變爲平板調，即：23,31→33。

Rb. 原變調爲低調階者，再變爲中調階，即：11→22；1→2。

易言之，台灣優勢腔的「仔」複合詞詞幹末字，不會出現升降調和低調階。茲略舉數例如下：

2.5a	鋸屑	ki ³¹	sut ²	鋸仔	ki ³³	a ³¹
	桌頂	to ³¹	tiŋ ³¹	桌仔	to ³³	a ³¹
2.5b	樹頭	tshiu ¹¹	thau ¹²	樹仔	tshiu ²²	a ³¹
	賊頭	tshat ¹	thau ¹²	賊仔	tshat ²	a ²

這兩條附加規則，適用於大部分的台灣閩南語，但不是所有的台灣閩南語都適用。部分偏泉腔，Rb不適用，即原變調爲低調階者不變爲中調階，「仔」前仍有低調階。另有少數方言，再在Ra、Rb之外，還要加上一條規則：

Rc. 原變調爲高調階或降調階，再變爲中調階，即：33,31→22。

也就是說，「仔」前只有中調階。舉高雄縣大社方言爲例，(註3)以下左右列的詞幹聲韻相同，附上「仔」詞尾之後，台灣優勢音不同音者皆成了同音。左列與台灣優勢音相同，右列適用Rc規則：

2.5c	瓜仔	kue ²²	a ³¹	粿仔	kue ²²	a ³¹
	孫仔	sun ²²	a ³¹	筍仔	sun ²²	a ³¹
	刀仔	to ²²	a ³¹	桌仔	to ²²	a ³¹
	旗仔	ki ²²	a ³¹	鋸仔	ki ²²	a ³¹
	賊仔	tshat ²	a ³¹	察仔	tshat ²	a ³¹ (軸子)

以上這些例子，顯示了「仔」輕聲向前影響了詞幹末字的聲調，使得「仔」前字調由曲折調變平板調；調階由三個變二個、甚至只剩一個。但「仔」輕聲仍讀本調，所以仍屬[變調+本調]的類型。

但是有些台灣閩南語方言做了另一種發展，即「仔」輕聲本身也因聲調輕化的關係，其調值也發生了變化。由於「仔」前字調一定變調——無論是按照主聲調原變調或再變調，都是本文定義下的「變調」，如果「仔」輕聲固定為[31]調，仍不出T3[變調+本調]的類型；但是如果「仔」本身也發生變調，就產生了「前後變調」，即[變調+變調]的類型。

「仔」輕聲複合詞前後變調的情形，主要分佈在台灣西北海岸的泉州同安腔，如淡水、三重、新竹等；另外桃園北部、苗栗通霄雖屬漳州腔，也在分佈區之內。方言差異性相當大，變調規則五花八門，在這篇文章裡只能做簡單的介紹，詳細的分析請參照：龔煌城+洪惟仁〈台灣漢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北部部份（1989）、中北部部份（1992）。茲以新竹香山同安腔及桃園漳州腔的「仔」複合詞為例，簡介如下：

a. 新竹香山海山畧方言

新竹香山大約有兩種口音，一種屬於晉江腔；一種屬於同安腔，和新竹市區類似，兩種方言並行不悖。以下介紹的是屬於同安腔的一種，（註4）茲先列舉數例「仔」複合詞如下，各條所示聲調“→”，左為主聲調原變調，其右為「仔」前字調；“+”之右為「仔」輕聲調：

2.6 上聲 23→33+a²¹

狗仔 kau³³ a²¹

椅仔 i³³ a²¹

囡仔 gin³³ a²¹

陰去 31→33+21

鋸仔 ki³³ a²¹

稱仔 tshin³³ a²¹

印仔 in³³ a²¹

陰入 3→3+a²¹

粟仔 tshik³ a²¹

竹仔 tik³ a²¹

桷仔 kak³ a²¹

喉陰入 ?3→33+21

鴨仔 a³³ a²¹

鐵仔 thi³³ a²¹

桌仔 to³³ a²¹

陰平 22→22+a³¹

鈎仔 kau²² a³¹

貓仔 niau²² a³¹

柑仔 kam²² a³¹

陽平 11→11+a³¹

螞仔 tsi^m11 a³¹

蠓仔 o¹¹ a³¹

陽入 1→1+a³¹

賊仔 tshat¹ a³¹

陽去 11→11+a³¹

樹仔 tshiu¹¹ a³¹

芋仔 ɔ¹¹ a³¹

喉陽入 11→11+a³¹

蓆仔 tshio¹¹ a³¹

葯仔 io¹¹ a³¹

由上面的語料，可以歸納出「仔」輕聲複合詞詞幹和詞尾的聲調組合配對，成如下的三種類型：

Aa 高調 3/33+21

中調 22+31

低調 1/11+31

易言之，海山畧九類主聲調、六種變調，在「仔」複合詞的結構之中，詞幹適用了Ra的再變調規則（但不適用Rb），減為五種變調，即長短三調階的平板調；詞尾「仔」輕聲調高，再依詞幹調高，變化出兩種不同調子的「隨前變調」輕聲。

b. 桃園市皮寮仔方言

桃園縣北部的閩南語屬於偏漳腔。依調查資料，偏漳腔的「仔」輕聲很少再變調的，但桃園老派的閩南語普遍地發生了再變調。茲以桃園市皮寮仔為例，（註5）略舉數例分析如下：

2.7 上聲 33→33+a²¹

狗仔 kau³³ a²¹

陰入 3→3+a²¹

竹仔 tik³ a²¹

陰平 22→22+a³¹

鈎仔 kau²² a³¹

陽平 22→22'+a³¹

蠓仔 o²² a³¹

陽入 1→2+a³¹

賊仔 tshat² a³¹

陰去 31→33+21

鋸仔 ki³³ a²¹

喉陰入 31→33+21

鐵仔 thi³³ a²¹

陽去 11→22+a³¹

芋仔 ɔ²² a³¹

喉陽入 11→22+a³¹

葯仔 io²² a³¹

由上例可知，皮寮仔方言「仔」複合詞的再變調規則和海山畧其實差不多。不同的部份是因為主聲調的本變調系統本來不同，皮寮仔適用了Rb規則，致使「仔」前字原變調的低調階都提升到中調階。於是「仔」輕聲複合詞詞幹詞尾的聲調配對，只有如下兩種類型：

Ab 高調 3/33+21
中調 22+31

像海山畧方言、皮寮仔方言這種「仔」輕聲調高異化於前字調高，即：

Rd 詞幹+「仔」
高 低
低 高

的調高配對現象，我們暫謂之「翹翹板現象」。

三、結論

台灣閩南語雖源自福建、廣東，但閩南語傳到台灣之後，有些方言因競爭失敗而消失了，如潮州話；有些則表現了強韌的生命力，如大牛欄方言。所有的閩南方言移入台灣之後，都或多或少地吸收了其他方言或語言的成分，而有所變化。

同時原鄉的閩南語也在變化，兩相比較，我們發現有些台灣的閩南語方言，反而保存了原鄉已經喪失了的古語成分；另一方面，台灣閩南語與福建的閩南語隔離了數百年，當然也有不同於原鄉方言的獨立發展。凡此種種，不經調查、比較，是無法斷言的。

在此，僅就我們所調查的資料，和我們所能掌握的歷史文獻、原鄉方言資料做一些比較研究。篇幅所限，我們只能選擇少數幾種我們近年在台灣閩南語方言調查中所發現的特殊語言現象做個介紹。我們期待通過本文所介紹的一個方言標本——「大牛欄方言」、泉州古韻母——-æe、[陽平+「个」輕聲]複合詞和「仔」複合詞的「前後變調」等語言現象，加深學界對台灣閩南語方言的了解與研究興趣。

*本文初稿承蒙龔焯城、林英津兩位教授指教，謹此致謝。

標音說明

本文採用音位標示法，聲調亦經調位分析，1、2、3表由低至高的三個辨義調階，和以1、2、3、4、5標調的調值標示法不同。調位標示法和一般使用的調值標示法，對應關係大抵如下：

/33/ = [55] / [44]

/22/ = [33] / [22]

/11/ = [21] / [11]

升降調依此類推，其理論參見拙著《台灣河佬語聲調研究》第一章。

註釋

註1：據廣東陸豐人語言學者潘家懿教授的發音。

註2：有關變調及變化調的詳細說明，參見拙著《台灣河佬語聲調研究》。

註3：以清華大學江永進教授為發音人。

註4：發音人朱啟星，新竹市舊香山鄉海山里人，祖籍同安縣馬巷鄉。1898年生，1992年調查時96歲。

註5：發音人陳慶賢，桃園縣中竹里人，祖籍漳州詔安縣。1938年生，1992年調查時55歲。

參考書目

小川尚義

1907 《日臺大辭典》。台灣總督府。

1931~32 《日臺大辭典》。台灣總督府。

汲約翰 (John Sieele, B. A.)

1924 "The Swatou Syllabary with Mandarin Pronunciation,"《潮正兩音字集》。上海：英國長老教會。

杜嘉德 (Carstairs Douglas)

1875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廈英大辭典》。台北：古亭書局複印。

周長楫

1986 《福建境內閩南方言的分類》，《語言研究》2：69~84。

洪惟仁

1985 《台灣河佬語聲調研究》。台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

1989 《台灣諸語言之分佈與融合消長的競爭力分析》，《台灣風物》39(2)：43~80。收入《台語文摘》3：75~103。又修正版收入《台灣方言之旅》，頁67~107，改題《台灣漢語方言之分佈及諸語言的競爭力分析》，1992年，前衛出版社出版。

1990 《〈彙音妙悟〉的音讀——二百年前的泉州音系》，第二屆閩方言研討會論文。《台語文摘》16：42~96。

1991 《田野調查與理論假設的辯證發展》，《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8：45~47。收入《台灣方言之旅》，頁57~63。

1991 《麥都思〈福建方言字典〉的價值》，《台灣文獻》42(2)：96~116。

1992 《台灣音與廈門音異讀與中古音的對應關係》，《台語文摘》新4(總27)：40~44。

1992 《台灣方言之旅》。台北：前衛出版社。

1993 《大牛欄方言的形成——台灣客語區內的一個來自惠州的漳州方言》，香港，第三屆閩方言研討會論文。

1993 《廈門音與漳州音開合口對調 (flip-flop) 的歷史原因》，台北，第一屆台灣語文國際研討會論文。